

坐化菩提著

两小有猜

AGE OF INNOCENCE

你占用我所有的回忆；
我预约你无限的未来！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两小有猜 / 坐化菩提著. -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
2008. 12

ISBN 978-7-81120-603-6

I. 两… II. 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8）第196060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2008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两小有猜

作 者：坐化菩提

责任编辑：钱 丹

特约编辑：屈 柳 张晓洲

美术设计：雷 鸿 陈 瑜

插图绘制：郦 渊 张佳宁

出版发行：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：515063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9

字 数：140千字

版 次：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5.00元

ISBN 978-7-81120-603-6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 邮编：510075
电话/020-37613848 传真/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CONTENTS

第一 章 chapter 01

两小无猜懵懂时 005

第二 章 chapter 02

丁家有女初长成 069

第三 章 chapter 03

若不相惜空别离 139

第四 章 chapter 04

青梅竹马一心人 209

番外 281

CHAPTER 01

第一章

两 小 无 猜 懵 懂 时

♥ 北京来的小朋友

专家楼来新住户时，丁一一正跟伙伴们在沙堆里挖战壕。

这一片地盘都属于国家级重点企业××集团，东面是普通职工的家属楼，后边有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、电影院等等配套设施。中间是一个非常大的操场，可以打篮球踢足球锻炼身体，总之，直径大得让丁一一不能一次性从这头跑到那头。西面是两层楼的独门独户的小院子，给集团高级员工住，房子掩在花草树木中显得环境很清雅。那时候那种建筑还不兴叫“别墅”，大人们统称为“专家楼”。

两辆满载着新家具的大卡车停在路边，后面跟着一溜小轿车，黑的白的灰的看起来架势很足。车里钻出不少穿西装的大人，笑呵呵地互相握手寒暄。

“搬家呀？”一一停了手里的活远远观望。

郑嘉宇从沙堆里冒出半个脑袋来，往喧闹的方向看了看：“嗯……我妈说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秀气的五官拧成一团，大眼眨巴了半天也没想起来：“我忘了。”

一一翻个白眼：“你怎么那么笨。”

“你才笨。”

“你笨！”

吵起架来他永远不是她的对手，嘉宇懒得跟她辩，低头专心挖

沙子。唧唧呱呱的聊天声从远及近，吵得人不能专心干活。谁呀？一一用眼角余光瞟到两个小身影。

高一点的男孩子不认识，矮一点的是周婷——专家楼里周总工程师的孙女，每个妈妈都喜欢表扬几句的懂礼貌又文静的标准淑女。一一不喜欢跟她玩，因为她总是一副小大人样，整天就会抱着洋娃娃办家家，而且还爱告状，一一的小屁股几次开花就是拜她所赐。

“……谨言，美国好玩吗？”周婷的声音娇滴滴的。

“挺好玩的。那里有迪斯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动画片《猫和老鼠》里面……”男孩子的普通话很标准，声音脆脆的也很好听。

什么泥？泥巴？一一皱着眉头心里直嘀咕，泥巴是比沙子要好玩，想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可妈妈不准她玩，说太脏。

“谨言，那北京怎么样？这时候冷吗？我都没去过北京。”

“一样热啊，比这里还要热，而且人很多。”

人很多？比游乐场的人还要多？一一想起上次嘉宇妈妈领他们去公园玩，人太多了，嘉宇这没出息的吓得直哭。想到这她撇嘴瞟了眼胆小鬼。

“你在我学校读书还是去市一小？谨言，你来我们学校吧，我们可以同班。”

“不知道，我妈妈还没跟我说，应该就是这里吧。”

老是烟啊烟的，什么烟？是郑叔叔抽的金象吗……

哇！事实证明一心不能两用，丁一一很不幸地一头栽进沙堆里啃了满嘴沙，苦心经营的战壕也毁于一旦。嘉宇把她扯上来，两人竖着眉瞪向身后不远处唧唧喳喳的两个人。

“你们好，我叫上官谨言。”小男孩一点也不怯场，大大方方地

上前打招呼。

“你哪来的？”嘉宇盘问特务似的问他。

“北京。小时候在美国住过几年，后来回了北京。”

北京？美国？地方太遥远了，不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，一群小朋友茫然地互相瞪眼。战壕被破坏了，大伙也没了打仗的兴致，七嘴八舌地介绍自己的名字。一一正在追悼被摧毁的战壕，又心疼又生气，一屁股坐到沙堆里懒得吭声。一双雪白的球鞋出现在眼皮底下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翻个白眼，打定主意不理这个间接破坏她劳动成果的家伙。

“你有名字吗？”来人蹲下歪着头看她。

“谁说我没名字！”猛地抬起头，两张脸离得很近，她突然生不起气来了。这个叫什么烟的家伙长得可真好看！大大的眼睛像两粒黑玻璃球，长长的睫毛一扇一扇，黑黑的头发柔顺地伏在头顶，特别是白白嫩嫩的脸蛋像刚出笼的包子一样诱人。豆沙馅的……她咽了口口水，不由自主地伸出爪子左右捏住“豆沙包”。

“一一你弄脏谨言的脸了！”周婷气鼓鼓地打落她的两只手。

又不是摸你的脸，嚷什么嚷？一一的赖皮劲上来了，满不在乎地哼一声，故意又伸爪子在白里透红的包子脸上掐一把，添了点色彩上去。嘉宇咬着手指吃吃笑，边上的小朋友也跟着乐。

“我、我要告诉你、你……”周婷气得小脸通红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

“没事，婷婷。”谨言拍拍她，手背随便往脸上擦了擦，“你叫一一？怎么写的。”

“一二三的一。”包子啊包子，一一盯着他的脸猛吞口水，恨不得能扑上去啃两口。

“唉，”嘉宇抠完鼻子再去摸包子脸，“你是女孩吗？”看起来像个漂亮的洋娃娃！

“不是……”谨言慌慌张张地往后躲开禄山之爪，脚下不稳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惹来一片哄笑声，“我是男孩。”他有些窘迫。

“你就是女孩！”一一坚决维护嘉宇的立场，“你们看他眼睛那么大，明明就是女孩，是不是啊，妞妞、小刚？”

“啊，就是！”一片附和声和笑闹声。

周婷忍不住翻眼睛，气鼓鼓地说：“他明明就是男孩！谨言，我们回去吧，走。”

“丁一一……”谨言还想说点什么，听到专家楼那边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只好起身，“我要回家了，欢迎你们去我家玩。”

宋志刚羡慕地盯着两人背影：“他说要我们去他家玩，我还没去过专家楼呢。”

“我才不去，”嘉宇跪在地上抠沙子，“专家楼是我们去的吗，你忘了我妈怎么说的，一一你说是不是。”

“嗯。”家属楼所有的孩子都被家人或多或少警告过，不能打骂专家楼的孩子，不能跟他们抢东西等等。几岁的孩子并不懂什么是阶级之分，可在大人的耳提面命之下也明白了人我的区别，就连平日里霸道惯了的丁一一，也知道看见周婷时绕道走，决不起正面冲突。

“一一姐姐我们去小哥哥家玩吗？”妞妞仰着小脸问。

“不去！”

“去吧……”宋志刚搓着手跃跃欲试，收到嘉宇两只卫生眼。

“我不去！请我我也不去。”一一想起那两个漂亮光鲜的神仙人儿，再瞧瞧灰头土脸的自己和伙伴，心里没来由地感到一阵郁闷。

“走，去林子里找鸟蛋！”

疯玩了一天回到家，浑身脏兮兮的看不出本来面目——又被妈妈赏了几巴掌，而且必须面壁思过十分钟才能吃饭。她倒不在乎，反正已经被罚惯了不痛不痒。

她百无聊赖地站到墙角用鼻子和额头轻轻磕墙，心里默数：一下、两下……十六下、十七下……

数到二十九下时妈妈终于发飙：“你累不累啊，过来吃饭！”

“我就知道妈妈对我最好。”——嬉皮笑脸地挪到饭桌旁，还不忘阿谀奉承一番，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妈妈好。”

丁妈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：“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女儿，洗手了没有？没洗？”一只筷子敲在小黑手上，声音飙高得天花板沙沙落灰，“洗手去——邋遢鬼！”丁妈在校办印刷厂上班，车间里噪音大，造就了她堪比女高音的嗓门。丁爸是公司的采购员，隔三差五要出差，家里常常只剩下母女俩。

“吃点白菜……不吃？找打啊！”丁妈一边给女儿夹菜一边抓紧时间训话，“吞掉！今天有没有看见专家楼新来的小朋友？”

——咽药似的吞下一口白菜：“看见了，女孩。”

“什么女孩子，谨言是个男孩子，他叫上官谨言。”

“哦，上官谨言。”——磕磕碰碰地重复了一遍，“他是从哪来的？美国在哪？”

“你说谨言啊？他们家以前在美国，去年回北京住了一年，林工……哦，就是那个小朋友的妈妈，不喜欢北京那边的气候，再说老家就是这边的，所以调过来当工程师。他爸爸在外面开公司，来头挺大的，以后不许欺负谨言知道吗……”

妈妈说了一大通话，一一听不太懂，只是沮丧地得知一个事实：专家楼又多了一个打不得骂不得的小屁孩，那就是上官谨言小朋友。唉，以后看见他还是绕道走吧。

♥ 结下梁子

墨菲定律：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，那就一定会出错。简单地说，就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条定律适用于小屁孩吗？答案是“√”。

一一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过他什么，总之，她出现在哪儿，上官谨言就出现在哪儿。比如她跟伙伴们嬉笑打闹时，他就站在旁边微笑，害得她以为自己出丑，脚下一软跌个狗啃泥；比如她跟嘉宇到食堂后面的菜地偷黄瓜时，刚把瓜塞进嘴里，他就突然从瓜架下冒出来，害得她被噎住咳个不停；比如她在林子里爬树时，好不容易摸到两个小得一口就能吞掉的鸟蛋，他远远地“嘿”一声，鸟蛋便咕噜咕噜掉下树来砸得稀烂。

简直就是一块牛皮糖！一对这人的神出鬼没异常恼火，但不知道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，每个小朋友都对他笑脸相迎，她这老大的位置越来越不保险了。就连老粘着她的妞妞现在也没那么粘人了，理由是谨言哥哥给她糖吃。

“我没给你啊？”

“没他家的好吃。”一一翻白眼。

给糖吃的哥哥正朝这边走来，嘉宇凑在两个丫头耳边商量：“小

刚说谨言家有电动汽车，哪天叫他领我们去看看！”

“小刚去他家了？”一一惊叫，那个叛徒！

“妞妞。”谨言朝这边招手，小丫头立即笑得露出嘴角的两个梨涡，迈开两条小胖腿跑过去。他摸摸她的脑袋笑眯眯地问，“你们去我家玩吗？”

“不去！”

“我去！”嘉宇同时出声，被一一瞪了一眼，他也不在意，“你不去那你在家里玩吧。”叛徒，两个叛徒。一一从鼻子底下哼了声，昂首阔步地走开。他们爱去就去吧，反正她不会跟无赖牛皮糖玩。

嘉宇真去谨言家玩了电动玩具，回来跟她说得眉飞色舞，连比带划的一不小心把桌上花瓶带下来。

砰！碎了。

郑妈的巴掌带着风声扇在儿子屁股上，一一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，叫你去玩叫你去玩！然后在倒霉小子的泪眼中施施然下楼了。

“丁一一你在这儿呀。”

牛皮糖怎么又来了！心里哀号一声，一一翻着眼睛不理人。

谨言倒不在乎，好奇地盯着她手里的零食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酸梅粉！”她没好气，“你没吃过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真没吃过？”

“真的没有。”

太可怜了，北京那边怎么那么穷？内心天人交战半天，她不情不愿地挖了大半勺递到他嘴边：“给你尝一口吧。”

小勺子上还粘着口水，谨言犹豫了一下，乖乖张开嘴吃进去。有些酸，他皱皱眉，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两粒白闪闪的东西：“我给你吃巧克力。”

巧克力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巧克力！一一两眼瞪得溜圆，条件反射地立即涌出口水。她火速剥开一粒塞进嘴里，三下两下嚼完，盯着剩下的一粒猛吞口水：“唉，太好吃了！这个就不吃了，留给嘉宇。”

“你想吃就吃吧，我家还有，下次再带给你。”

他家还有！一一窃喜，风卷残云三秒钟消灭光光，连手指头都被舔得一干二净，心满意足地把酸梅粉递过去：“我要回去吃饭了，这个给你吧。”

“给我？”

“不想吃？我还不想给呢，要不是你说没吃过，我才不给！”

“我要我要。”谨言眨巴着眼使劲点头。

那两只眼睛真漂亮啊，比家里的跳棋子还要漂亮，真想摸摸。脑子里还在想着，她两只手已经摸上去碰了碰长翘的睫毛，然后滑到脸蛋两边，咧开嘴笑嘻嘻地用力捏下去。

“唔……”真疼。他不满地把两只爪子挥开，学着她的样去捏她的脸。

“hao、an、yi……”一一的脸被捏歪了话也讲不清。

谨言偏听明白了：“不许你讨厌我。”他想了想，头一低，粉嘟嘟的小嘴在她额头盖了个章，这样应该就是朋友了吧？

怎么回事？一一有些发蒙，虽然经常被叔叔阿姨亲脸蛋，可这次突然被一个不熟悉的人亲了，这让她又气又羞，脸蛋立即烧得通红。

谨言的脸也红红的，抿着唇，在裤兜里摸半天又摸出一粒巧克力：

“还有，给你。”

“不要！”她捏着拳头很想往他脸上揍过去，可是妈妈交代过，不准跟专家楼的孩子打架，否则屁股开花。怎么办……

结果她连巧克力也没要，很没出息地落荒而逃了。

晚上就在隔壁睡，嘉宇早就口水连连了，她睡不着，老是想起晚饭前被亲的那一幕，觉得自己非常丢脸。

怎么能就那样逃跑呢？打他一顿又怎样！

“嘉宇、嘉宇。”她使劲摇醒小迷糊虫，“明天我要去打上官谨言，你站哪一边？”

“嗯……打……”

对，打他！一一在黑暗中磨着牙嘿嘿笑，把某人被打得高喊“女王饶命”的场景想象一番，然后抱着嘉宇美滋滋地做梦去了。

要报仇，得找个偏僻一点的地方，不然让别人看见了会告状。还有，千万不能打脸，那豆沙包一样白嫩嫩的脸蛋，只轻轻一拳就能打出个青印子。还是打屁股比较好，肉多，打起来过瘾，要不然那些大人怎么都喜欢打小孩屁股呢？

她想好了万全之策，可惜一整天都不好下手，因为周婷总跟在仇人身边，还有妞妞那个跟屁虫，牵着谨言的手唧唧哇哇说个不停。

“唉，我有事找你。”等到快吃晚饭时她终于忍不住了。

谨言看看左右的小伙伴，手指点点自己：“叫我？”

“不是你是谁！”她学电视里演的食指一钩一钩的，模样要多痞

有多痞。

谨言嗯一声准备过去，周婷拉住他的胳膊：“你别理她，准没好事。”

“不敢来？”一一挑衅道。

谨言抬高下巴回个不怕的眼神，跟着她先走到花坛边停了停，又七拐八拐转了好几个弯，最后拐到小食堂的矮墙下。

“你找我什么事？”他问。

一一翻了个白眼，决定不回答。

难道说，昨天你亲了我，我今天要打你吗？“唉，你向我道歉吧。”

“咦？”他惊讶地瞪大眼睛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说呢，昨天你、你、你……”一一使劲戳着自己的额头，“这里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他扑哧一声笑了，惹得她心里窝了一团火，不假思索扬起拳头挥过去。

没打中。他好像早就知道她会打人，往旁边轻轻一跳避开了拳头。

嘿，还敢躲？！一一的小宇宙爆发了，噌地跳过去四肢都巴在他身上。这是她的绝招，跟男孩子打架时死命钩住对方脖子，依靠自身的重量把对方往地上拖，再加上疯子一样不停的摇晃，每每都能把对方摇得筋疲力尽，进而一举得胜。

谨言没料到会遇上这么赖皮的对手，头被摇得发晕，甩又甩不掉，想掐她又下不了手，愣神的当口，轰隆一声都倒在地上。

“你松手。”

“道歉！”

“你松手。”

“就不！”

“你……”谨言满脸通红了又气又羞，猛一用力把她推开，爬起